项氏父子与五洲大药房

作者：项泽楠

来源：澎湃新闻·澎湃号「上海通志馆」（上海通志馆官方号），2021-03-18

原文出处：上海通志馆《上海滩》杂志部主编

《上海制造：黄浦江畔的上海品牌》（上海大学出版社）

链接：https://m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1713245

关于这份文件

这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文献原文，未作删改（仅调整了标题层级和分段），供建立史实背景使用。文中涉及固本皂厂/五洲固本皂药厂的创办、国货商战、抗战期间项松茂殉难、项绳武护厂等史实，是《一块肥皂的故事》教案的文献依据。

延伸线索（建议以原始报刊为准）：黄炎培曾撰《项松茂先生传》，赞"先生之死，可谓大矣"；1932 年 2 月 1 日《申报》头版刊出寻人启事，寻找 1 月 30 日下午外出未归的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。

以下为文献正文全文

上海福州路河南路口耸立着一幢呈扇形展开的大楼，老上海都还记得它以前的名字——五洲大楼，那曾是五洲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部所在地。它是凝聚项松茂、项绳武父子两代人心血的最好见证。“人造自来血发家，固本肥皂成名，定货上面赚钞票。”这句在老职工中流传数十年之久的话，概括了这个民族企业的发展历程。

人造自来血发家

1907年，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粹芳、中法药房老板黄楚九和药剂师谢瑞卿集资开办了一家药店，取名五洲药房，颇有几分运通世界的野心。谢瑞卿任经理，负责日常业务。开业之初经营进口西药和月月红等七种常用成药，同时还出售一种谢瑞卿研制出的“博罗德补血圣药”。

起初，这种补血药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。他们派人做了一番调研后发现，原来是“博罗德”这个由英文单词“血”（blood）音译过来的名字，老百姓觉得不理解又拗口，所以没有引起人们关注。于是他们给该产品改了个“通俗”名字——“人造自来血”，直接点出服用这种药可达到自然补血的效果。为了造势，黄楚九让自己的中法药房各个分店也同时推销“人造自来血”，并不惜工本地在报纸上大做广告。鉴于五洲药房前店后厂的优势，广告上就以新鲜出炉、补血神效为卖点。市民们看了广告，纷纷在药“出炉”的时候赶来五洲抢购。看着店门口排起的长龙，那些没见到广告的市民也不时地加入进来。补血嘛，谁不需要呢？就这样，人造自来血“火”了，五洲药房也“火”了。

可生意刚一好，合伙人之间就有了矛盾。谢瑞卿研制出一种“清醒戒烟丸”推向市场，引起了黄和夏的不满，闹到最后只好拆伙。1911年，谢瑞卿离开了五洲药房。黄楚九要给五洲另觅一位经理，他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此人名叫项松茂。

项松茂是浙江鄞县人，1900年来到上海，由舅父吴子琴（中英药房的经理）推荐做了司账。项松茂处理业务一丝不苟，很快得到赏识。1904年，24岁的项松茂被派往武汉的汉口分店任经理。有一次，作为中英药店股东之一的黄楚九去这家分店视察，吴子琴托他顺便看看自己的外甥。没想到，黄和项一见如故。更令黄楚九高兴的是，项松茂经营药店的很多做法和想法竟与自己不谋而合。就这样，1911年夏粹芳、黄楚九联名电邀项松茂返沪，出任五洲药房总经理。

项松茂一上马便立下“勤俭”二字为店训，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：他先从资金安排方面下手，将店中的华丽陈设变卖掉，把占用的无效益资金转充为营业资金，又解决了一些长期滞销的存货，摆脱了流动资金依靠借贷的局面，并使其增加到15 000两规银的规模。接着，他把四马路靠广西路口的老店盘掉，搬到四马路河南路口的新店址。1912年6月，五洲药房新店开张了。

紧接着，项松茂增聘药剂人员，成立“合药间”，计划将“人造自来血”“补天汁”“月月红”等销路不错的产品，打造成五洲的品牌药。这期间，五洲出品的成药仍以“人造自来血”最为畅销，发售量从1911年至1913年上升了44.73%，其中国外销售额占20%。一种产品走俏后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仿冒。对此，五洲精印了彩色“辨真券”，附入包装盒内，除了防伪还有凭券换奖品的促销功效。第一批发放时，最

高奖项为积满100张“辨真券”可换取瑞士定制的表面印有中文红字“人造自来血”手表一只，真不失为一箭双雕之举。

其实，项松茂深谙依靠法律保护品牌之道，甚至还为行销海外做了准备。早在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时，五洲就已将“地球”商标和自制药品呈请内政工商注册，又呈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暹罗（泰国）以及南洋群岛等国和香港地区政府注册存案。得到政府认可的凭证后，五洲即向各省商埠官厅呈请严防假冒、寻求获取保护的批示。

定货上面赚钞票

项松茂深知列强经济侵略已日久势大，民族商号如单打独斗力量微弱，必须联合其他民族企业方能与之抗衡。1913年，项松茂与夏粹芳共同发起，改组五洲药房为股份有限公司，预定股本金10万两。1914年招股就绪，1915年成立董事会。项松茂任董事兼总经理。同年，五洲加入中华国货维持会，项松茂任执行委员。1916年6月，黄楚九因生意过多、盘子过大，遂退出五洲，至此药房大权落到了项氏手中。
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输华西药锐减，五洲药房趁机迅速发展生产。1918年的总营业额与盈余较之1915年，分别上升17.6%和43.4%。“人造自来血”的销售量，1918年与1914年相比增加16.2%。1919年，五洲收购了太和药房。

在随后到来的五四运动中，五洲与中英、中法、华英、太和等五家药房在报上发表不进日货的声明，广开国货销路。1920年，五洲“人造自来血”产量达53 625升，比1913年猛增了143.6%。这一年五洲总营业额137万元，利润3.2万元，比1915年分别上升44.3%和19.2%。

尽管项松茂领导着企业积极抵制日货，但他本人还是知道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道理，项松茂偕同其弟项载纶东渡日本考察药业。另外选派高级职员孙平阶和周廷璋两人前往欧美各国考察，历时一年有余。

其间，孙、周广泛与欧美各药械厂接洽，力图让五洲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独家代理。五洲因此附设了“华利贸易公司”并向美国德拉华州政府注册登记，专营定货及进出口业务。结果五洲成了英、美、德、奥、荷、瑞士等国10余家工厂的药品、原料、医药器械、照相材料、化妆品等产品的中国总代理或总经销。

五洲输入的大宗药品等，又转批给本外埠药房和经销商，甚至连洋商药房也来五洲拆货采购，于是企业在国外定货业务上积累了大量资金，经营规模迅速发展。其后，他们大胆仿制起德国外科手术器械和医疗设备，居然获得成功，开了我国医疗器械工业之先河。

固本肥皂成名

项松茂考察日本回国后，预备筹建药厂。恰在此时遇上一个机会，1921年4月德商买办张云江因经营失利，欲出让经营数年的张云江肥皂厂。该厂原系德商盘门氏于1908年开设在徐家汇的固本皂厂，

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，德商已无意经营，便将所有生财和机器盘给了张云江。当时张云江还陪同项松茂参观工厂，看到满厂都是进口机器，项松茂做出了一个让董事们大为惊讶的决定：收购肥皂厂。

1912年版的The Directory & Chronicle for China, Japan, Corea, Indo-China, Straits Settlements, Malay States, Sian, Netherlands India, Borneo, the Philippines, &c中关于宝业洋行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发现这家德商下属企业中已经出现了“徐家汇路固本肥皂厂”（Koo Pun Soap Works Siccawei Road）。

1919年8—9月间，固本肥皂厂在《申报》上连续刊登同业公启，说明该厂已完全由国人接办。其中提到“啓者固本廠，所出各種香皂、塊皂、條皂，價廉物美，久已膾炙人口。自今春歸張雲江君接辦以來，完全由華人製造，特聘精於化學之華工程師等，悉心研究，故所出之皂較前更爲優美，以致同客異常歡迎，銷路之暢旺，實有應接不暇……”。

不是要开药厂吗？怎么去收购肥皂厂呢？其实，项松茂早已对该厂进行了反复的考察，认为它规模可观、厂房坚固、机器完备、厂房外余地尚多，尤其是那些从德国运来的蒸汽、动力设备仍富有余力。他敏锐地感觉到将来的发展空间很大。至于制药的机器，已由孙、周两君在国外定购，到达后安装妥当，制皂和制药齐头并进，市场必定看好。

于是他力排众议，终于在合同书上签下了名字。此交易以12.5万两规银成交，但是让五洲掏出的真金白银却仅为2.5万两，其余算张氏认购五洲的股份4万两，还有6万两则作为他的存款，期限2年，8厘计息，并列张为董事。交易完成后，项松茂感慨地说：“试思小资本盘大厂，应具何等苦心，始能达此目的。”

是年夏，他又收买亚林化学制药厂（该厂系欧战前德国人纳尔生氏所创办），并移置于固本肥皂厂。翌年又将设于药房内的合药间迁入厂内，实行制皂、制药并进，更名为“五洲固本皂药厂”。1929年《密勒氏评论报》曾评述道：“上海自开埠以来，华人营西药业，设有化学制药厂者，五洲药房开其端，项松茂君实主持之。”

谁知，固本肥皂才上市就与劲敌狭路相逢了。祥茂牌肥皂是英商中皂制造厂的产品，当年英商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资金有800万元，而五洲注册资金才50万元，力量悬殊可想而知。1924年，固本皂营业额高达38.3万两，但因为了竞争的需要，实行低价销售，年度结算还是亏银5 000余两。1925年春，一位中皂的英籍董事邀请项松茂参观其新厂以炫耀实力，同时提出愿出高于五洲总资产的代价，来收购五洲皂厂。他傲慢地说：“中皂公司仅用甘油一项的收益，就足以把祥茂皂赠送用户，而无损于本公司在中国继续发展。”对此，项松茂断然拒绝，回来后暗自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。

1927年，五洲固本肥皂厂出品的一款玫瑰皂外包装（图片来源：@方志上海）

恰在这时，五卅运动爆发，民间涌起提倡国货的热潮，让固本皂大大喘了一口气，是年营业额增至银59.6万两。英商中皂则向伦敦总公司诉苦：“因工人罢工的结果，我厂由6月1日直关到9月9日。在关

厂时期，因遭抵制外货运动，营业受损失。尤其祥茂所受影响比任何牌子严重，英商的损失无法估计。”中皂上半年度盈利银2.63万两，下半年度亏损银7.3万两。

中皂眼见固本皂营业额扶摇直上，心甚不甘，就趁机在原料上涨之时，将祥茂皂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。他们的如意盘算是一旦五洲停产，只要将库存原料抛售，中皂便能立刻盈利10余万元。但项松茂毫不畏惧，沉着应战。据五洲董事议事录载：1934年，祥茂皂每箱售价5.35元，固本皂每箱6.7元，相差1.35元。1935年，祥茂皂只售4.42元，固本皂亦跌至6.2元。对手没料到五洲居然不惜“以血养皂”，即以“人造自来血”的利润来贴补制皂。

在如此重压下，项松茂仍勉励同仁说：“如没有国货固本皂，利权外溢会更惊人，务必精益求精，博得用户欢迎，自可立于不败之地。”所以五洲固本皂对质量的追求始终没有降低，渐渐地还超过了祥茂。其间，上海许多部门和群众都坚决支持固本肥皂。比如交通大学化学系用科学数据说明，固本皂的去垢力强，胜于祥茂皂。不少商店还将两种肥皂的质量做比较。同样是刚出品的肥皂，两者外形不相上下，但在店里放上几个星期后，祥茂皂就收缩变形，没了卖相，而固本皂仍很挺括。有的烟纸店老板甚至在柜台上摆上两碗水，一碗泡固本皂，一碗泡祥茂皂，让事实说话。结果祥茂皂变软缩小了，但固本皂却变化甚微。虽然祥茂皂每块售价比固本皂便宜两枚铜圆，但因质量差，已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，终于败北。

项松茂惨遭日寇杀害

项松茂是个永不满足的企业家，他为了企业更快的发展，不断高薪聘请高学历技术人才，研究改进产品和开拓新品种。举凡制皂、制药机械大致齐备，家用成药达200多种，酊膏制剂500多种，就连防疫防虫用品门类也日臻完备。肥皂品种增加到100多种。其产品除在中国内地市场营销外，还远及香港、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，在菲律宾、纽约、檀香山和旧金山均有代销商，形成广大销售网络；还在国内外参展获奖不下50次。

固本牌肥皂和“人造自来血”两大拳头产品，已成为与洋货势均力敌的品牌。1930年，五洲全年营业额602万元，盈余19万元，两大产品销量比1915年分别增长20倍和11倍以上。1930年，五洲资本额增至150万元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项松茂加入抗日救国会，五洲药房抵制日货。项松茂还在企业内部组织了一营义勇军，他自任营长，聘请黄埔军校毕业的教官来指导军训，每天下班后训练一小时，准备抗日御侮。这条消息于是年9月30日《申报》刊出后，五洲就被日寇给瞄上了。

1932年1月30日上午，日本海军陆战队包围北四川路五洲药房第二支店，日本浪人随同日军闯进店中搜索，乱打乱砸，捣毁药房，在三楼宿舍搜出义勇军制服和抗日宣传品，留守店员11人也被抓去。项松茂闻讯后，赶紧设法营救。同事都劝他派别人前去，切勿以身犯险，项松茂却毅然前往。第一次安然返回，并于当晚召集同事聚谈，报告十九路军胜利消息和调查被捕同仁踪迹的情况。他又说明日再

去，本厂照常开工，并叮嘱制药部多制军用药品，以备抗日军需。30日下午，他复往交涉，遭特务跟踪，见其盖有项松茂私章的名片，遂向日寇告密致使项松茂被捕，被押往日军司令部。

1月31日晨，项松茂与店员11人惨遭杀害。项绳武清点父亲遗物，在案头检得其手书对联：“平居宜寡欲养身，临大节则达生委命；治家须量入为出，徇大义当芥视千金。”

1934年5月3日《申报》刊发“固本皂与项先生”一文，以示沉痛悼念。

项绳武继承父业

项松茂遇难后，五洲董事会公推其长子项绳武继任总经理。时值淞沪抗战，五洲固本皂药厂因地处徐家汇“华界”（今肇嘉浜路），怕被日军侵占，经马相伯的媳妇马邱任我介绍，聘法国人为工程顾问，悬挂法国国旗，以此保护工厂。临危受命的项绳武没让大家失望，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，还是使五洲一点一点地壮大起来。

1934年元旦，五洲第二制药厂在安和寺路（今淮海西路）落成并开工，由留德博士张辅忠主持，制造甘油和有机合成药物，并规划辟建硬脂酸工场，突破了制皂竞争中的原料瓶颈。同年3月，五洲第三制药厂在闸北恒业路建成，由留日学士谢杰任主任，制造中华药典制剂和活性炭等，除自用外还供应市场，又增制各种纯化学试药。营销网络不断扩大，添设了不少分店。1936年，项绳武斥资25万元，请通和公司设计、新金记营造厂承建，建造了五洲大楼。楼高十层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占地1139平方米，冷气、暖气、换气设备和电梯等现代化设施，莫不具备。五洲大楼营业大厅正对大门的彩色琉璃幕墙上，塑项松茂遗像，在三楼还设有纪念堂。1936年，五洲的资本总额增至280万元，全年营业额为11,645,419元，步入了企业的黄金时期。

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中，闸北五洲第三药厂毁于炮火。为保全徐家汇皂厂和安和寺路药厂，五洲聘请公共租界董事美国人阿乐满律师为顾问，又以五洲厂作价，额定资产100万元，其中美方59万元，五洲41万元，改成中美合资企业，再向美国注册。然后让阿乐满任董事长，派外籍人员驻厂守护，悬挂美国国旗。眼看战局越来越不利，五洲即以支付3倍工资的代价请员工们连日开工，将存储油料赶制成肥皂成品，实在来不及的，便拆卸机器，连同原料转运至租界仓库。

11月6日中午，日军坦克还是开进了五洲皂厂。日军不顾国际公法，将美国国旗扯下，阿乐满出面交涉无效。不几日，五洲皂厂附设的松茂小学房屋3幢及全部教具，五洲坊里弄房屋30幢和厂内工房7幢，全被日军纵火焚毁。

日本油脂株式会社（简称日脂社）奉日本军部命令前来接管五洲皂厂，派日本人宇野俊生负责。宇野向五洲提出实行“中日合作”，并恐吓说，如不合作就将全部厂房和财产付之一炬。项绳武满怀国仇家恨，断然拒绝，同时遣散工人，停止生产。

宇野不死心，他利用厂内余存原料，招工生产冒牌的五洲固本皂。结果遭到在上海租界内的日用品零售行业抵制，只得改由日商东华洋行运至沦陷区发售。五洲遂以美商华利公司名义登报，公开声明伪

皂来源与特征，让消费者免受欺骗。随后，五洲在小沙渡路（今西康路）紧急设厂，恢复生产。为使消费者区分真伪，特在皂面骑缝线条上贴印“小沙渡路出品”的荷花荷叶三角小商标，并登报公告。日商无奈，只得停制冒牌固本皂，改为五星牌，同时继续写信对项绳武进行恐吓利诱。这些伎俩都无效后，日军就派人到小沙渡路厂查核账目、财产和存货，并告知“凡进出银钱和货物，均须经其批准”。日军还用军用卡车强行劫运该厂的洗衣皂、香皂、浴皂以及牛油3500余担，不给任何凭证。

有一次，日本监督人员发现五洲店员人人佩戴着数字“131”的店徽，还出售131牙膏，猜到了这是纪念项松茂抗日遇难之意，属明显的抗日行为，便向项绳武提出严重警告。项巧妙地解释说，“131”系配制工艺时的试验次数。日军不相信，还是强行取缔店徽和牙膏牌号。

就这样左支右挡，项绳武终于带着伤痕累累的企业熬到了抗日战争胜利。他心中又燃起复兴五洲的希望，并筹划赴美国考察事宜。在即将成行之际，项绳武突然病重不治，于1947年逝世，年仅47岁。

1949年5月，为迎接上海解放，很多商家在橱窗中摆出毛主席画像，图中可见固本药皂（图片摄影：Harrison Forman）

1954年公私合营后，五洲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如今已发展为上海五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是国家二级企业、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，继续在我国的医药行业做出新的贡献。

（文章选自上海通志馆《上海滩》杂志部主编：《上海制造：黄浦江畔的上海品牌》（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）

《项氏父子与五洲大药房》项泽楠 · 澎湃新闻·上海通志馆 · 2021-03-18 · 全文完